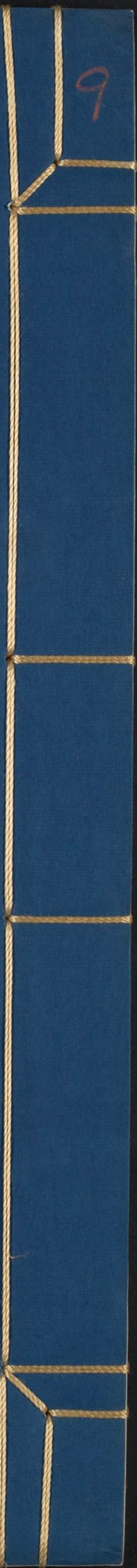


T3149/3232.7

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汾州府志卷之十四

平遙縣

重修周卿士尹吉甫廟記

畧州人知高才

緬惟卿士實我儀刑其立言也聖賢取之其

立功也夏賴之即公蒸民之作所謂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觀之

深探性之本體洞見道之大原道德之文也

人美六月之作所謂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北

代徽猷至於太原既不恃勝貪殺亦不乘敵

汾州府志卷之十四

平遙縣

重修周卿士尹吉甫廟記

畧州邑人知高郵州任良才撰

緬惟卿士實我儀刑其立言也聖賢取之其

立功也夏賴之即公蒸民之作所謂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觀之

深探性之本體洞見道之大原道德之文也

人美六月之作所謂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北

代殲狄至於太原既不恃勝貪殺亦不乘敗

塔佛大學漢刊
圖書館珍藏

窮追仁義之師也是其文炳
葩經而道統攸
寓武戡醜而治統以垂萬
邦爲憲之名豈
洪溢哉其廟貌祀儀宜與天
壤同悠久矣

魏公重一修廟學記畧關中紀雲鶴撰

平遙古陶地唐堯氏所初封者即此俗尚樸
茂儉約遠奢華畏侈靡有茅茨土階之遺風
馬士之童入黨塾壯遊膠泮者猶荆璞未剖
藍石待鑿悃質純幹得全於天驅而之道實
易振發湔袂因質成善寧不在人顧時事

拏吏冗毛蝟往司提調者非不深念而襲常
沿故官師弟子率亦因循以過善治真儒兩
乏成效所從來矣邑侯魏君甫視事體髀叢
集迎刃立解畧無難色獨計學校首務所當
先重覩廟學中之圯宜理缺宜剏者亟爲調
度構材鳩工一更新之人亦有言茲邑獨茲
爲急乎征徭繁興督責無已蓋先馬君曰終
事急君惟義是尚聖教倡義之門也狡猾無
情獄訟難析蓋先馬君曰德明畏志無訟可

聽聖教明德之關也礦稅交毒官民兩病盍
先焉君曰調停均節機宜在權聖教達權之
準也倭患久疲播方熾三關兵餉轉徙旁
午曷先焉君曰運籌決勝折衝禦侮俎豆既
習寧言軍旅聖教俎豆所從出也廟學不新
士其何觀士氣不振教其奚脩先後緩亟可
以審矣

介休縣

漢郭有道先生碑銘并序

陳留蔡邕伯喈撰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
有周王季之穆有禰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
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
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器量
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粵乎不可測
已若乃砥節礪行首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
隲括足以矯時遂老覽六經採綜圖緯周流
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
絕於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

汾州府志 卷十四
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
宗龜龍也爾乃潛陋心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
焉用祛其蔽州郡間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
郡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
將蹈鴻涯之遐跡紹聖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
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
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
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忘乃相與惟先生之
德以謀不朽之事命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

猶存者亦賴之於見

述也今其如何而闕

禮於是樹碑表墓昭

銘景行

俾芳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

窮其銘曰於休先生

明德通

純懿淑靈受

之自天崇壯幽浚如

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

是敦匪惟撝華乃尋

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

門懿乎其純確乎其

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

栖遲泌丘善誘能教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

辭召貢保此清妙降

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

茲銘擣其光曜嗟爾

來世是則是儆

介休郭林宗先生碑贊有引

滇南松山孫繼魯撰

先生大都高蹈中郎備矣乃身栖白屋心在
彤庭殄瘁有嗟中郎無述良以後漢傾頽磐
石搖動退聊丘壑進室經綸委質未通聘珍
得已如魯居鼎宰物攬轡分符既正君臣莫
逃天地橫流砥柱豈讓諸人獨憾丹書約泯
白馬盟寒英雄異延攬之秋黨人丁禁錮之
會芳香蕪穢氛侵彌漫東已失朋西何得吉
斯是留神載籍啓發友生馳譽當年流芳彼

世豈先生淵意哉惟中郎之作碑銘屬時方
重忌諱詞雖麗則意遂沉淪俾先生大隱弗
明致後進長思靡定假以全身為是則龍逢
比干失在夏殷若謂濟世為非則長沮桀溺
賢於孔子孟先生有道夫豈懵然固知見幾正
憂國也爰述贊曰嗟哉先生逢時讒慝鳳伏
臯翔麟回霧塞煉石無補祀國徒憂辟舉托
疾肥遯靈脩巖穴栖栖經生比比明哲葆光
矯強不已敷求漢庭董子其人或出或處易

地同神

介女祠辨 督理學校鄢陵文岡陳斐述

唐史載則天后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欲別築道以避之謂神於衣飾齷麗者每有雷電風雨之阻今平定州東娘子廟古承天軍之地有唐妬女祠碑大都謂妬女爲介子推妹兄寒食女則溫食與兄違換故名妬女子曰志之載或亦有由但名爲妬則誣也女誠爲子推之妹亦必狷潔貞亮憤侈痰俗儉素

幽閑不好華靡故沒爲神明尤能致雷電風雨以警言衣飾侈麗妖蠱之女實惡之也非忌之也介而直也非妬也惟取義名曰介女可矣豈宜沿俗以妬女名哉昔者伯夷叔齊於鄉人之冠不正者望望去之武王代商叩馬而諫不食周粟是豈妬鄉人與周王哉因已所不屑者亦心所不容也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隱於綿山非妬人之享祿乃耻人之貪天功而獵君祿也子推之不言晉祿與夷

齊之不食周粟其心一也夷齊子推不可名
曰妬夫則此女亦女中之夷齊子推也清風
迥識超然物表豈可名曰妬女哉猶與妬迹
似而實不同愧已所無嫉人所有曰妬已所
不爲亦欲人不爲其名曰猶孔子曰猶者有
所不爲是已猶介義同故茲女之神宜名曰
介女斯稱情焉

文潞公家廟碑

宋司馬光撰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

先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
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
營夫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
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
遂著於今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
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
之營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
代蕩析士民求生有司所未遑禮頽教侈廟
制遂絕宋興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

閔群臣貴宦公相而祖業食於寢儕於庶人
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
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
際徃徃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
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
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
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諸臣
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形於嘆息蓋
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

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
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官少保
以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
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
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固習常得諉以爲
辭無肯倡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
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
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
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

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兩廡
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枋在中
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
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
成以入輔出藩未常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
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
曰予欲誌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
示後昆而爲我叙其事欵於石光竊惟追遠
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無傳雖自知不

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
陳公子完以謚爲氏與藝祖諱同至秦有不
丕生河東太守教教家平陽其後有詔漢末
爲揚州刺史自詔以來世乃可譜詔之六世
孫頻後魏末爲太守頻曾孫顯儁以別駕從
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
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
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於秩
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

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歿之八
 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
 天下歸之唐以雙言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
 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
 之四世孫括為御史大夫括孫晦為太子賓
 客晦兄昕為義成節度使暉為散騎常侍崇
 冠當時自顯儁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
 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坂或遷寶鼎晦之從
 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

汾州參軍穉穉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
 公之高祖考也諱詔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
 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
 曰文歷淳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
 名其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歸於晉陽復事
 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
 棄官歸鄉里太祖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
 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
 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遠不可

掩判三司開折磨勅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
運司其制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叅知
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公貴朝廷褒榮三代
賜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
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人某氏
配燕公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
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
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
申氏配公以廟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之

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
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
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
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鬱
彼喬木茂於苞根浩彼長川發於浚源矧人
之先云誰敢譏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
軸乃秉鎔鈞克釐克諧允武允文其陵有妖
悖暴紛囂公徃逍遙不日而消仁祖邁疾群
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清謚出殿方維爲諸

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
思其思如何式謚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多
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於洛澗永
樂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
是度是斷是斷達於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
諏是築是棟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
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憮勿
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庠公堂公曰予康人隘
公庭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

予庠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
之爲美匪目之爲麗廟堂既闢四室有恤矣
牲孔碩導黍及稷籩豆既滌灑掃既備旨酒
既沛割牲爲饗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
欣百穀來臻天錫公社強胡壽愷帝錫公祿
崇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功
勲是醕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
詒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蒸嘗保公
之烈光

靈石縣

韓侯廟記

元集賢學士歸賜撰

靈石南二十里有廟祀漢淮陰侯廟巋然踞道上南北過者多入謁世之稱侯者類曰善戰吾以爲不知侯夫善戰者以殺人爲功者也殺人爲功者庸可祀乎殺人而祀之是率天下以殺人也方項羽去咸陽歸彭城也諸侯皆其所樹置天下莫強焉高帝失職王漢中崎嶇山谷間栖栖然如遷人爾天下之

以爲在項王者什九侯一起爲將漢遂爲拜而上坐從容數十百語而項王之爲人其所以亡及漢之所以取楚者莫不具漢不用以帝四海其得與張留侯蕭相國號三人傑識者以爲在此不獨以其戰也天下不爲漢則項王帝項王帝則生民之禍未有息也有功於漢亦有功於天下也有功於天下者可無祀乎或曰侯以大逆死功固不足以蓋之矣雖不祀亦可也夫天下之所知者侯之

功也其罪則漢獨知之而天下不知孰明其不爲誣也天下公論之所在也淮南王布亦有功於天下者也未聞有祀之者以其反也反而祀之則亂臣接迹矣

永寧州

永寧州磚城記

延綏兵備胡穗撰

國家郡邑星羅棋布靡不有城城之爲言盛也所以居民興衆也曷爲而磚之謀又遠也夫不創無懲不勞無逸思患者當豫而保民者

宜周也今永寧非舊石乎自昔隆慶丁卯遭

陷易新名伊時非無城也城不足恃斯罹橫厄耳省會大臣憫地方之變具疏請於

朝曰永寧當三晉西鄙之衝業已殘毀城非環

土之築可保宜易之以甃天子曰可令如

議行諸執事奉命唯謹調工度費相地限

時期底厥績經始於萬曆三年六月落成以

七年九月大都供需之重發自藩儲擘畫之

詳專責守土維我父母許公來守也朝夕勤

勤勤勞居多工始告竣馬僚佐張君子清劉
君懷寶暨郡學師生士大夫百姓咸欲爲公
勒碑示後屬予爲文予按城四圍基用石壁
頂睨牆悉用甄計一千二十丈高計四丈城
門三門樓角樓八敵臺舖房各二十六懸樓
六十二馬道壕染各如式所費錢穀夫匠料
物備載公移城旣成望之巍然屹立如削斯
齊如引斯直熊蹲虎視巖如翼如較之舊址
其廣若裁其強則倍信信足以壯金湯之威資

保障之固矣一方遺黎瞻仰以憑藉始有樂生
興事之心功垂於有永德祐以乎來世是誠不
可無紀也予因感今思舊喟然太息曰聖
朝安內攘外九邊各設重鎗蓄畜養士馬凡以
衛民也今騎一入民輒受禍則將與兵奚
賴哉持邊籌者方且日繁曲穴作朝議築臺莫
議增堡龍荒萬里塹山堙谷盡欲探畚鍤樹
樓堞以爲一時觀美偷安之謀殊不謂邊庭
宜戰內地宜守倒行逆施徒足生戎之心

也君子曰脩不於城於邊計未爲得也守不急民急兵策未爲上也向今移築遠浮費繕腹裏諸城邑省增餉贏餘休養吾民俾自爲守小犯責兵直挫其鋒大舉命將互擣其穴聲勢相倚臂指相援萬一深入民胥登城清野高堅可恃足保無虞亦奚懼於驕之憑凌哉嗟夫既往不咎將來可追今城誠堅矣敗亡之後人戶凋殘室家離散勞來安集之方所宜先致意也戎器未除生理未復

勸農講武之法所宜先亟圖也市廛敞則商旅不行倉庾不虛則饑莩無救賑資積儲之政所宜兼舉而不容緩也他若慎盤詰以防奸人明法令以禁暴客減徭賦以恤困窮益民兵以增戍守敦禮教以回風俗賢司牧者悉心注措不遺餘力庶幾聲名文物之舊可望漸復也昔人云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則政有經而民可使矣不然瘡痍未起繭絲如故雖有崇城誰其守之予不佞綢繆過計又幸許

公忠愛廉明才堪大受故有言必盡如此後
來者諦觀於斯勿謂常譚則予郡士若民其
永孚於休乎是役也部院兩臺公祖揚公巍
趙公孔昭方公逢時吳公兌鄭公洛朱公茂
崔公鏞高公文薦賀公一桂孫公代田公樂
賈公如式苗公應坤本道司府公祖徐公行
張公夢鯉奉公吉士張公大道王公子惠房
公如式喬公應春梁公式張公脩吉李公春
芳州主父母先劉公祐高公光陳公嘉謨今

許公諱天球皆於城工與有力者悉書之

重脩儒學記

學道表隨撰

永寧舊石州雖地邇邊徼而國家文明之

化流邕遐洽士遊學序者彬彬稱盛科不乏

人隆慶丁卯秋三騎壓境城墮守大肆熾燹

仗義之夫守節之婦蹈水火而殞者不可勝

紀士罹鋒鏑百有三十人見之有慘目怵心

之狀事聞天子軫蒼生之念易名永寧擇

吏守之時李子春芳以兗州貳留署保德茲

又改太原署永寧乃憫艱恫隱百方綏輯諸
闕廢者急要而序理之謂學宮燬圯士失其
業首意率興遂仍貫拓址收遺增植所補脩
者計三十楹有奇大成殿更爲廓潤臺級森
峩圍欄楚飾一新陳構飾加往模又置神位
具邊俎收經籍給巾服學校之事完繕靡缺
已巳秋予歲試掄稍知藝者補弟子員幾及
數三之二士皆喜其殘敝之餘而值此更創
之舉亦駸駸有響往志李子來請記余謂此

亦時數改革之會不可以弗識乃言曰爾諸
士遊茲學其知建設初意哉常考周禮學校
教人之法惟成周爲獨詳自鄉射飲至勞農
訊獄受成獻箴之禮無不在於學不獨訓之
德藝已爾故人材之盛俗化之隆雖且鬼野
人咸腹心干城之侶矧群之誨育者哉自是
以後學雖代興而教之意浸失其初不惟罔
志於武而論文石亦擷浮挾藻挾用獵名期
僥倖於有司之選而求兼才鴻畧洞然於忠

孝之義足俾世用者不能常得夫學者誦法
孔子者也不聞夾谷之會乎歷階俛論揮
倂立折強主出身以保君而兩國之好弗失
此而謂之俎豆士也可乎哉今醜之患言
之者怒髮指冠固忠臣義士所願負戟而先
驅者也因是而聳其震曜之氣敷其濯磨之
志倡道義以鼓人心練才猷以定氛難如文
武爲憲威宣太原者將何畏乎獫狁否則佔
俾之業徒資口吻且不能翼城守而衛鄉國

又奚望其他日效用策勳萬里之塗哉審
是則國家興學之意有司作新之功胥有
負矣諸士其居業而思之學成於戊辰夏記
之者庚午春正月之吉

明州倅陶公傳 郡人尚書張玘撰

公諱璽字廷用山東威海衛人嘉靖壬辰由
太學出倅石州輒勵清操羞伍汚吏明年癸
巳大饑盜起據劉王暈一帶爲巢穴流劫汾
嵐石隰諸郡邑上簡戶曹朱公授璽書憲

銜備之朱公入境慎厥攸托檄郡邑長吏擇屬以報我石有公一日賊犯黃蘆嶺逼吳城公率衆迎敵賊聞犯兩路奔暈上左右欲止公曰不可遂身先士卒追至黑暗嶺合戰賊詐北公曰當直擣其穴復追之不意前路賊夾伏兩山下持鎗突出我衆大潰公督部下閻大剛王天祐等六人負高出死戰力竭與大剛等俱遇害公身被數十創時甲午二月念三日也越旬朱公集各將兵征勦底定

繫賊首州獄公長子化年甫十五力持刀刺不得死泣告母陳氏曰父死賊兒竟不得報何以立身天地遂具疏上闕下議當道化還隱父淹暴宦邸母弟無依至壽陽毀瘵而卒嗚呼痛哉嗣當道覈實以聞朝廷憫其忠加恤典贈公石州知州錄次子傳送監讀書茲公以州人之思入祠名宦血食無窮傳欽除詹事府錄事以明陟刑部照磨慎守官箴知所以重父死者祿位寧可量耶嗚

呼痛哉張珩氏曰公出兵觀望以為進止可
以不死矣顧知不出此兵不取退法不罰死
公之死何如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於
公何尤又曰有子考無咎重有公之子為後
俟

寧鄉縣

寧鄉縣增脩城池記

戶部尚書張珩撰

嘉靖癸丑束鹿賈子迪受 簡命宰寧鄉下
車即屬大夫士而告之曰某自都城聞庚子

歲 由神池入寇嵐石及崑乎蹂躪甚慘今欲

休養疲敝之民預為保障之計何如僉曰明

公念及於此誠禦 保民之急務也吾屬無

慮矣越二載乙卯會 欽 左整飭石隰兵備

雙葛公面縛 謀譯知 長儼谷欲伺秋深

再舉檄郡邑長吏務深溝 高壘為民捍患令

曰此有司所當日夕皇皇 有也遂銳志荒度

群黎感奮百工胥勸甫六 月而厥功告成焉

太學生王子棟庠生王子 希道董執進士劉

子有誠狀逾石馬文時余習靜山中又踈鋤
槩但重斯舉之關於安危甚大乃揖王子輩
於雲巖精舍按狀以質之曰今天下之憂在
患安攘之策在戰守詩美千城易利弧矢
不知今經畫城垣也果如狀東西荷山爲險
因河爲池環匝雉堞雲樓崇閣曲圍咸足拒
乎王子曰此形勝之故今增脩如制矣又
不知今登陴誓衆也果如狀曠弩負簡足伐
謀鞬釜枹鼓堪禡魄乎王子曰此士俗

所未諧今下令徵集矣亦曰古謂善守善戰
者雖有金城湯池帶甲云萬若無食與信兵
家謂之虛不知今果如以義積之食足共畫
夜更番之衆思信之乎以收緩急效死之心
乎王子曰城池者闔邑之軀命也信義者人
心之固有也今令一鼓而民罔有不勃然興
者矣余復訊之曰城池固善矣四境之內皆
赤子也不知今亦巡歷郊原相地據險教民
爲堡寨除戎器在在堅利可保無虞否乎王

子曰此皆憲司所頒條格也今嘗出舍而經畫之斯亦足恃如城守然余聞不覺嘆曰寧隸於石惟輔車相倚往歲計不得已倡義鼓衆仕者居者各輸貲有差大加脩葺之勞屹成難犯之勢至今恃以無恐者吾儕所自爲也今令遵憲度攄才畧務切庶民其績誠可尚已斯舉勒石紀之亦足覘上之凡利於下者必不能忘使冀北一路郡邑咸若是地方

不有裨益哉昔余按畿課士識今有折衝之才尋薦京闈筮仕疲邑今觀其用若是則其素養豈不益徵矣夫稽東有主忠毅者在明初守正不撓以靖保民特進勲階士林推重今若仰前脩追襲若執所請胡可量耶近建議者因倭跳梁欲慎擇守令復古寓兵於農之議今非其人與敢以是復王子若夫城之沿革里文高闊及財用之需區畫之善董役效勤之人備載舉人陳子謨碑故

得畧

重修寧鄉縣儒學記

邑人

禮部郎中王編

皇上承乾履泰文道作人文教翔洽彬彬稱盛
 蓋三十年所矣以余謫且昧也承乏儀曹道
 化汙隆與有其責頃緣風教漸蝕士習漸窳
 附大宗伯條上事宜荷蒙 命允頒行天下
 嘉與更始有能廣勵功令嘉意賢闡固其所
 樂聞也寧鄉有學厥惟舊矣近洛南張公曾
 一恢飭余亦嘗辱一言以紀歲月頃之西

旋復告圯議脩者諱然逮至王者竟難之今
 年懷仁王公以瑞城亞尹奉創代篆值歲祲
 兼前政多所闕失比封之內訟獄煩興所在
 蕭條公至恤民隱剔吏蠹簡訟清刑輕徃戢
 盜而諸所稱塞狀甚悉聞廡廟不葺故曰押
 積何矣償我徂前後復徂我將縣官何賴即
 捐俸命役鳩工庀材財匪帑需力罔農妨撤
 其敝壞而繕完之櫛星中外卓成麗觀博士
 弟子程先生董謀所以永公勛也徵余為記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二十四
余不佞竊爲古造士於學三代其盛乎庠序
學校之爲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
倫典謨雅頌卦爻之爲誦編次收輯紳琮璜琬
瑀之爲佩服逶迤歌擊之爲容聲而諸學士
大夫類能舉之逮而衰也師以之誨與弟子之
學並東於經生之制呻吟以俾以希以一旦之
青紫目若望洋心搖搖若眩眩旌旌即孝友睦婣
任恤且不知爲何物奚學之足云諸學士大
夫類亦能嘗之乃至於今而四極矣夫遠不能

舉三代我 高皇帝定鼎之初制誥天下州
縣立學群之師儒且庠庠之文教濃郁人文
倍出垂之鼎昇鼎焉宇內屬屬者 詔詔整文體
申飭士行天下翕然嚮風猶有以爲誤我者
彼且焜傳注甚而左袒竺墨矣彼且湫程度
甚而白眉軋苗矣彼且分以內置不脩置然
炫於程墨之外甚而憑藉宮牆恣行胸臆矣
而且攘袂爲敢鼓噪爲義而且武健示俠而
且建言示豪而且設局封已而且捏造點人

雍容俎豆之側跳梁尼父之教嗚呼 簡書
在前月旦在後踰越若此誰其馴之茲又學
士大夫不足訾者也夫王公脩學誠不溺所
職矣多士幸際 明時欽承訓典胡不慶爲
聖道自修此身由詩書踐迹古人而於彝倫
日用斤斤不骫尺寸則世道人心終必賴之
異日者出菰蘆應弓旌爲 明天子所倚重
將經以治事文以飾政行以維世勲在社稷
功在旂常名實騰湧光昭日月上不負 國

家所儲育中不負王公所修飭下不負一已
所稽養而秉筆記績者亦有榮施矣哉昔范
無擇脩袁州學記之者李太白天下至今兩
艷之余不佞雅非其人王公盛美不在無擇
下余所爲獵纓而搦管也王公諱誠一河南
永城縣人懷仁其別號云

重脩寨嶺寺記

王編

自原道說崇正辯邪後而操翰之士動以闕
聖自命譚及釋氏則義形於色擯絕之如枘

汾州府志 卷十四
鑿然薰蕕猶然噫彼之微言廣論未常一啜其
醕而所謂傳心證道者不一慕其奧突輒曰
苦空寂滅難與入道惑矣間嘗讀心經等書
雖不盡合理本來面目刮洗得盡一切外誘
煽場耳目者遣不動念其內照返視何如也
而世學頽印無定沈沒於時饑色旣艷五情
爽惑又其甚者羶悅其行而擊悅其辭拘株
其見而朦昧其本外韃其目而內韃其心支
離其說而隄蓄其性者爲吾儒之異端何可

勝言則其未聞道也捫籥叩盆轉之轉遠視
諸釋子且瞠乎後乃欲以僞儒闢真禪不相
程矣噫緣蟻獲水踵馬得路明心見性借以
除內障何惺圓覺靜定借以祛外障何惕此
岸彼岸借以一死生垢淨之障何確因彼明
此不至浸淫則佛當爲用而不爲吾累矣又
何區區辭排如俗學者流茲寺也號梵王宮
建蓋有年僻靜幽閒吾家業學於處亦已三
世至於觀音上殿坐虎額夾水蟠足環峯拱

手面縣如弄丸然顛負登之山水之樂得之
中而形之外心曠神怡寵辱兩忘則又亦大
偉觀哉邇者墻垣傾圯不治將陵夷壞也乃
一二善士與本院僧糾衆協成殿堂門廡黝
堊丹漆舉以法故特於門臺爲鼓鐘所石本
磚未重修加葺今事將告竣矣豎刻且有日
諸檀衆屬予言予則以爲佛不足爲道術靈
也第不足爲忙隸盃也則何火書廬居且與
世業之心有感欣記而樂鐫於石以志不朽

云

廣惠樓記

劉有誠撰

吾邑距邊疆不數百里素罹毒閩境恐甚
嘉靖癸丑夏東鹿賈公迪來宰是邑越乙卯
刑政脩明大舉役理葺我城池濬渠增堵傾
堊繕完樓臺亭直戎器備除壯觀且固堪爲
一方保障戶部尚書南川公丙午鄉進士陽
山公紀事甚詳嘉乃績也已而兵憲葛公縉
文移所屬郡縣各於城北門駕樓閣像玄武

神以爲怯 計守令罔不爲命丁巳歲余以
倅運餉歸里樓適落成桴檝飛雲琉璃燭日
圖塑森嚴絢綵渥浮美矣哉敦役楊大訓張
宗顯郭鉉楊士庶衛君愛王憑數過予懇請
爲之記余惟天地間無處無神玄武之實漫
無稱稽指爲非神者褻如必世人所傳者幻
蓋北方之正神不假形像而自存者以正驅
邪退 奚疑爰諾其請既賈公集賓於樓余
亦與宴時溽暑煽威鏢金煉石憑虛倚空浩

蕩無涯觴流三五而止爾乃兀然危坐送目
四極諸峯峩峩千章鬱翳翬翔飛而鳴者禽鳥
也倏忽而變者風雲也悠洋而逝者流水也
余默然若與道契有魚鳥飛躍之趣公循欄
容與遠眺近睇凝眸者久之惻惻如有傷也
指掌而示余曰偃然而鋤禾者耕夫躍然而
採桑者蚕婦皆吾赤子也吾與汝肉其食綺
其衣消清暑於危樓挹薰風於紈扇其烜蒸
尚爾此夫此婦誰爲之庇廕哉因酌余而歌

曰瞻彼南畝藝黍稷兮炎炎夏日田工即兮
嗟我盤餐農夫之力兮瞻彼田疆冉冉柔桑
有女來只採葉盛筐載絲載錦爲我身章余
亦爲公壽而歌曰嗟彼耕兮嗟彼織兮胡缺
乃衣胡乏乃食民之父母其心孔盡其心孔
盡民惠我德於是衆客次第稱觴且歌且飲
歌既闕筵亦罄日杳杳其西匿而賓主歸矣
公遂益加振厲慨然以仁民爲志卜築後舍
之東圃題曰後樂識先憂也公餘輒退處靜
思庸究實惠省刑薄斂春補秋助之政且行
矣予欣然遂記曰神人理一政善則人和人
和則神悅神人胥悅 奚足畏公之成斯樓
正將廣仁民之政也豈曰盡聽於神哉因以
廣惠名樓是爲記

沙洲石志卷一

沙洲石志卷一

沙洲石志卷一

三

